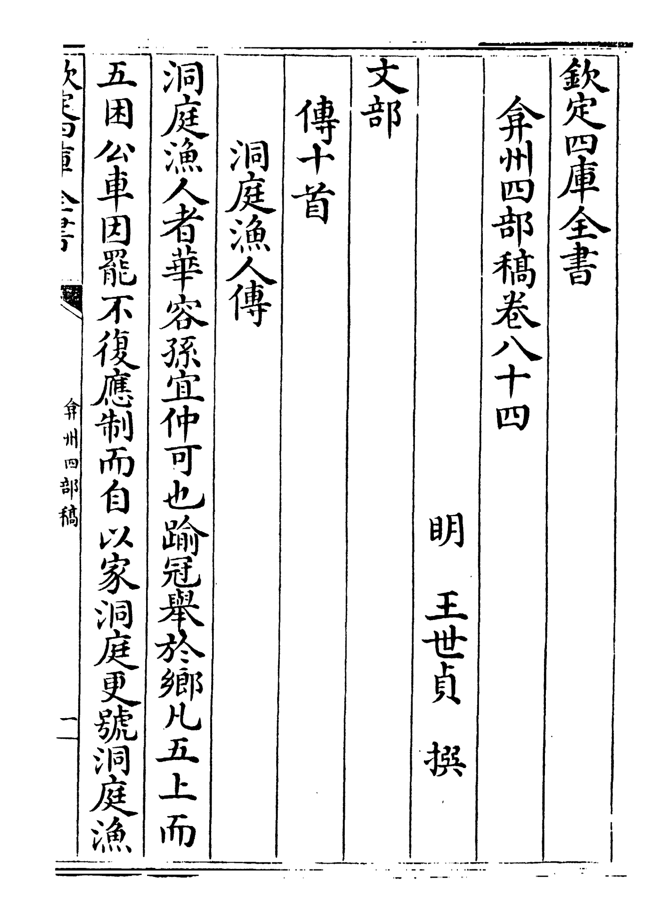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八十四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傳十首

洞庭漁人傳

洞庭漁人者華容孫宜仲可也踰冠舉於鄉凡五上而五困公車因罷不復應制而自以家洞庭更號洞庭漁

人人呼之漁人則應宅呼之則不應而世貞嘗從吳舍人明卿所得其集讀而異之以為古人耶古人吾何以不識葢二十餘年而後遊楚而悉之則漁人乃今楚人而亦死久矣漁人故岳名族其祖曰處州公榮有子曰提學副使公繼芳提學公二子長曰玉山公宗其仲為漁人漁人五歲穎異讀書數行俱下稍長工屬文提學公為兵部郎所師友何仲默崔仲鳬鄭善夫薛君采楊用脩時相過從奇漁人而試之下筆萬言立就而當是

時漁人慕諸名士為古文辭私已有所撰著矣甫十六歸試楚不利三年提學關中許宗魯以漁人冠郡諸生或言漁人能古文辭則又俾為古文辭益奇而其試於楚且以為當冠楚諸生會誤携其初試目格弗終試許君爭之不能得而又三年漁人始舉於楚其名第稍後許君猶不懌曰豈此曹子眼中物耶當於公車辨之是時漁人業破萬卷而氣豪視一第無足芥拾家世仕宦又少從父游燕中所習聞國家掌故將相文武之業甚

詳抵掌而談今古毋能難者漁人既久有名公卿間每試其文傳誦人人目攝以為當上第及報落則爭駭而咤歎以為無天是時霍文敏公韜欲疏薦漁人釋褐備兩制弗果矣最後漁人罷試歸而道聞提學公訃日夜奔馳哭踊兩目為損凡四載遇醫得神方砭之復明漁人年三十有八而歎曰丈夫安能齷齪老死轅下駒哉且夫能衡命者我也能衡命者我也盖漁人所繇稱矣漁人既有家世禄羨盡斥為園圃臺館亭榭之屬購異

書名畫古器實其中而奇卉恠木環之素嗜酒乃益釀
酒客來過從者毋問貴賤輙留飲飲輙醉醉亦不問客
所嚮而其遇佳辰夕奉母兄從女弟燕游花竹間怡怡
如也漁人間携其子斯億及諸生黎學元劉世章輩遊
石門玄頂諸湖山勝地遇羽人緇流能飲者即傾携釀
共之漁人既自命漁又不為衣冠時時與樵青釣童狎
亡異也興至泚筆而書所為詩奇逸飛動龍虬鬱盤巳
又自歌之慼激用壯節奏頓挫雲停石裂始恠以為貴

人或謫仙人矣漁人所著詩文為集前後六十九卷兩都集十卷邇言十七篇洞玄誌三卷宋元史論二卷明初畧二卷岳州誌三十卷所輯有孫氏日抄六十二卷王氏易七卷天文書八十二卷國朝事蹟百二十卷求言録十五卷其諸未成書者尤夥漁人固拙名而不能盡闕其藏書諸方岳部使慕而請見者漁人弗見也即迫之亦見見亦無所報謝而諸公自以虛往而飽歸念得見孫君晚漁人時時為後進指說經術藝文去而成

名者衆又好推轂士士以故多歸之漁人素強無疾一夕卒得年僅五十漁人之卒也許宗魯用中丞罷歸關中誌其墓而喬世寧為之表世寧亦關中人也有二子斯億斯傳俱能讀其父書斯億去為古文辭而斯傳舉於鄉斯億又為余言漁人未卒時其女弟數數感異夢有羽葆鼓吹符璽之祥惟漁人亦夢之幾以為仙去不死噫嘻漁人死矣吾為志其所以不死者可也

王子曰當漁人之在嘉靖時吾吳有黃勉之氏云其人

咸傳學工文章弗肯久隸禮部而罷其所以云盖能為不用而不能為小用者也夫以漁人之為隱何下彭澤令彭澤之聲實冠千古而君子猶窺其微以為非忘世者何獨漁人哉何獨漁人哉乃其舒卷之際𢥞惻感慨略用酒德以全其天則黄氏固瞠乎後矣

朱邦憲傳

古里閈之士而傾公侯豈盡衡度參伍哉其巨者樹頤頬信眉抗腕多抑以示揚欲以奇釣名而細者務斬中

於人之好東贄而西借交西贄而東借交以苟自重而已余生一得折節而游其間坐是意稍稍怠蓋晚而獲與上海朱邦憲者識而始自悔曰士誠有之奈何以鹵莽輕失士哉上海去吾鄉二百里而近邦憲用文章起聲余竊已耳之既遇於吳門王穉登所落落穆穆也稍與語稍心異之已而驩然相得也邦憲故善武昌吳國倫吳興徐中行語絶不及之意不欲借交以重也朱氏為上海著姓世世受經至同知佑而以經顯一傳而提

舉曜再傳而太守豹益貴重有名邦憲甫九歲太守見背人或竊少之邦憲就外傅讀書嶄然示頭角矣已治經生義及他小文輙工流雋郡國補邑諸生高第為太學生一再試不利輙東所售業而謝之曰歲月吾自饒不以擲汝益讀先秦古文家言旁及百氏詩書之業爍然矣邦憲白晳飄鬚濱善談笑而特好飲客至不復問輙呼酒數行蜯蛾曼騄秦聲燕絲雜伎競進邦憲所舉觥船累十客人人釂也嘯歌慷慨意若無足當者乃竟酒

退讓逡巡矣性又喜任俠慼慨急人之難甚於巳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即所叩而其人非故識者驟以欲請亦得飽去所叩而非力所辦者必旁宛為濟之乃巳客或謂曰多施固善而先太守槖裝何幾邦憲曰施不緣富自性耳且不見夫太史公傳任俠而稱原憲季次哉行之自若邦憲既以文稱薦紳間而太守故嘗任御史多所推轂其客給事黄懋觀出倅郡故兄事邦憲甚昵且欲為買田宅邦憲固謝曰幸不至溝壑奈何以不肖

而觴先人恩邑令黄文煒善邦憲日造請其廬命酒飲竟夕欲以居閑為邦憲歡卒不得請而罷趙尚書文華者故太守友也以天子命視師便宜生殺勢張甚守令惴惴前謁輒報罷獨好謂上海令吾故人子朱生安在與偕來為言其家世甚悉令大驚恨不能前為地具樓船裝令邦憲往邦憲復固謝而操一葉上刺幕府尚書迎勞苦生欲官乎謝無所事官欲金錢乎謝無所事金錢尚書大笑而翁騃固有種哉然心益奇邦憲治軍暇則

興投壺雅歌甚適也邦憲念尚書汰顯爭之不得業以

酒解所黙挽救不少矣而麾下有梁將軍者為邦憲尚

書重客故夜齎三百金為壽邦憲大驚曰客為三百金

來耶促麾去毋汚我而久之尚書還治部竟以汰敗天

子怒之甚其門下客爭鳥獸匿不敢名其主而邦憲時

時為人言尚書思至酸鼻矣前是倅懋覲令文煒先後

死郡邑中邦憲為哭調棺歛經紀其妻子歸葬人或難

邦憲不倍德何至客尚書所夫智伯國士之知豫讓所

不辭也毋以難邦憲矣邦憲為人内行淳至事母蔡夫人所以扶侍萬端冀其歡蔡夫人殁而邦憲所幸好聲酒一切謝絶至服除而不忍御者累年養其兄與姊之子愛之甚於已子内外親之窶待而火者若而人待而土者若而人邦憲悉家而資與供所善客不倦也其於文法東西京詩法開元以前諸大家即撰著已脫稿猶令人彈射竄易務當乃已邦憲名寀卿少時人稱之曰象罔已家黄浦遂稱曰黄浦又自稱醉石居士有八子

咸彬彬世其家余所傳大都云其詳沈明臣王穉登業先之矣

贊曰自二子之傳朱生而以任俠稱雖朱生亦欣然自命俠也夫俠者奪情而强為義屈巳重巳乃朱生恬穆胡强耶其暢朗多引讓始而信終葢郭林宗徐孺子之流云爾雖然以朱生之恬穆無强而不能忘身後名吾始殊厭名乃亦愛之矣

孝友張先生傳

吾州張先生卒之七年而其子元裳始克葬兵備使者蔡公國熙為題其墓道曰孝友先生之墓蔡公賢者而又操風厲權於是學士大夫類能稱先生云而元裳謂貞也戇少所許可屬為之傳先生諱倅字朝恩其先為州良姓然世受耕耕時奪於儒不能有所給足而儒亦不甚顯以至先生生而父窶瞽廢稍長負笈行從經師不能具脩脯贄挾冊孜孜問難多憐而受之經矣十六為童子師貌故寢短然其自居色恒莊而教習抵夜分

不倦所至見嚴憚以名師稱而文亦益工試有司㬒然首選已補博士弟子有聲進食學官廩先生既工於文謂一第可拾芥取久困諸生間至食廩垂三十年而不及貢以老惜哉先生性至孝歲所授弟子束帛斛米即以歸養其二尊人猶不給婦顧洴澼絖而佐之先生自以不能備旨瀡得盛饌即嗚咽廢箸也一味之甘可剖而分者以歸奉朝夕不敢私也其二尊人疾先生不解衣而侍湯藥奔走醫巫若狂居恒自謂家雖貧敢以加

吾父母哉州當推擇鄉飲賓先生謀之友以隱德進其
父褒衣而侍學宫退而扶舁以返舍怡怡如也其父母
歿先生年已耄哀毁骨立歲時家享俯伏雨涕泣下也
撫二弟衣食之推其父產而不以徭役往家務大小出
入悉自任後析箸相去可一舍許居數日不見即營然
如有求者見而忻然共案食已寢共被也故其歿而其
季為之行三年喪先生生奉二親又饒弟子家之食指
衆俯仰朝不逮夕矣而至於取舍愈益嚴不為捃拾干

貸雖其溫辭怡顏一切務為謹厚長者然人不得以富
貴色御之酒間談出處引滿慷慨曰令吾一旦遇明主
立玉階下必有所以少見者夫天下有大樞要君德時
政數語立辨胡至掇拾瑣細費皁囊中薄蹏也而吾乃
令老矣無可自見矣先生雖格於例不及貢而有司為
上其才行御史耿公定向下書旌其門子冠帶子冠帶
之明年而先生卒得年七十有三二子元儒早卒元蒙
令為博士弟子孝謹益甚及諸孫俱有萬石君家風

贊曰張先生學不純師行不標跡言不華聲隱不詭俗此何稱異齊民哉然使張頤頦握拂矩步樹立門戸者與之絜終原始推表見裏斷不以此易彼也厭貧賤不為苟去要其中必有以勝之然負其畧老困以死七十而不能無動色士固難槩也夫微顯而闡幽以風勵永永則蔡公其人哉

錢穀先生小傳

余故善吳人錢穀先生葢視余二十歲以長矣而相許

為爾汝交錢先生六十餘業謂余吾獲覯私汝度無汝逾者然吾老矣即不諱以不朽累汝余唯唯錢先生則又謂余古人委蛻化於土而始出於人之口而入於人之耳吾甚悲之且幸而汝欲不朽我於死孰若使我生見之也余故慨錢先生之旨而為之傳錢先生者吳里閭閻人也然其始祖最貴王於吳越累代而其後人名能詩又世受繪自其父曾負才事倜儻竟夭於酒獨母唐在而錢先生少孤即好讀書家貧無所蓄書多從邑

子游貸且讀毋唐謂曰若謬長耳不知吳有文待詔耶而舍而之它游於是錢先生乃委質為待詔弟子待詔恂恂君子而顧多藝能工詩又工書若畫於諸生中獨才錢先生而授之業錢先生無所不精好然於畫則心通曰夫丹青者外得之象內匠之心夫吾欲指締宇內奪造化鑄人物而用是拘拘為哉於是遂不名其師學而吳中稱畫最聖者曰沈周先生錢先生不相及而間得其秘聲日以起造請時時戶滿屨矣錢先生故無家

乃又愈不為家徒四壁立待詔過而題其楣曰懸罄志貧也錢先生貧士哉其所手録古文金石書幾萬卷校讐至丙夜不置而造請畫者時得贏錢以奉母唐滫瀡不廢度更贏則斥而召客曰毋念我我腕足為諸君歡也錢先生汎與而所最善以文事相琢劘者待詔子太學博士彭助教嘉布衣彭年潯州牧沈大謨咸卓犖奇士相與為游揚益有聲郡守相爭延置錢先生請益至彌月無所及私事愈益嚴重錢先生以為賢而錢先生

竟用是益貧且老矣錢先生好為詩詩錯大歷以下語然多不存稿而其所著書有三國文類抄南北史摭言續吳郡文粹三刺史詩隱逸集長洲志若干卷藏於家

贊曰嗟夫士孰不欲及身而求婾快乃錢先生泊然若無營者其趣往奚可量哉顧汲汲然而身後之工是求則誠可念也錢先生之始祖所謂王吳越者弘佐弘佐子昱昱工詞翰繪事籍籍有俊聲語曰公侯之後必復其始夫始者詎公侯已哉

陸秀才傳

秀才姓陸氏初名應節更名鳴僕最後名旅携秀才生有異質讀書日數百千言十七補郡學諸生聲固已隱隱起秀才之曾大父大父俱舉進士高第以文顯其父亦名能世其業而家故貧四壁立乃轉贅依外家外家里中多貴人濯甯輩日數過從豪飲秀才旁非笑之曰此土偶而冠奈何辱陸生為也又不肯為程式文寘槖間旋斥之曰僅以待某某可奸時爾於是秀才歲校有

司輒不利而心益厭薄之乃益讀左史諸書又好為詩詩甚奇而工於書秀才性孝友重然諾傴僂卑折口不臧否人故與處者毋論賢不肖心更善秀才也夕日客至間與立談笑漏數刻竟楞腹去然客愈慕近之戶屨恒滿秀才不旁問生產居自適既貧甚一日忽慨然歎曰吾少不量妄計當屈於今而信於後夫所以攻苦茹澹耐寒暑而不悔者以自為可也乃以為吾親哉則稍取程式文習之兩月後有司較小利已乃謝絕故與游

者閉戸讀不肯休竟勞悴病將死其外家中表時竊言曰昔惡秀才不習程式文令乃惡秀才習程式文矣故與游者亦云然秀才滿半歲竟死有子舉輒不育時人為語曰滄浪天信不慈不見陸秀才乃無兒

贊曰秀才與家君同外王父郁先生故予少得侍之其為人濯洗雕飾任真泊如也恒自謂晉人云然秀才絶不飲而内行脩潔善奕奕常屈坐人予規之則曰箕踞而鍛手自蠟屐者托也予亡以對夫使早畢約志意必

就貴顯終究其早必有可觀者廼兩失之矣

葉君傳

葉君之先曾大父曰文莊公始文莊公與吾先大父司馬公異起不相及然俱時名臣而司馬女女文莊之孫衡州公兩家子弟聲習慕好懽甚葉君之始歸外王父家髫而諸生文甚奇中表目之耳相屬曰是夫稱為文莊後者葉君數從有司校亡不褒然首列也以是頗負氣抵掌談說天下事亡論一第足難葉君者久之竟不

第而以太學諸生死葉君素壯未死可二歲前病病骨
立語氣微不屬余使淮揚道還遇葉君吳江舟中不識
為葉君也與之語聲非葉君聲也久而辨其志慷慨屹
亡見病態者廼定知為葉君雖然吾私以慮葉君萎薾
不復振而葉君方欲從余而北就選人格為縣官拊循
一方吏民死不入循吏傳乃虛死耳然竟葉君死不得
一遂厥志可悲也葉君為人諒易不設城府其孝友純
至葢天性然母故吾姑王夫人愛葉君而持之嚴甚君

髮且種種矣坐小故輒長跪請受罰絜數久之乃聽起葉君豪使酒酒間曼聲為長歌激杳冥瀕視一世而微聞王夫人履聲輒匿而整容和其音以見不則當復受謪矣二三知已客葉君坐未定譃浪鋒起素稱給者莫得支吾間跡葉君他過則傴僂厚自卑折為國家筴利害披窾指鍵巧中而不復别治生坐起室中不能名室所有而以歲時啟文莊公書閣校藏遺經籍毫髮無誤既病甚手而授二子書慨然曰吾愧負書夫葉氏自先文

莊而來四世矣即亡過中壽者何也且吾顯不及先人吾欲以所不及而私其餘乃今竟已矣嗟哉葉君名良才字世德始娶於周氏康僖公女繼娶沈氏有子二人恭煥鄉貢士恭炫邑諸生春秋五十有二

贊曰士不幸窮何限乃獨傳一葉君君少而數聲冠諸生不為窮有二子賢不為無後年五十不為夭雖然令葉君且不死有可觀者今而已矣吾為之傳其志耳

王樗全傳

王欙全者余故里中子茂才也始王子生而有奇徵其父南山氏卜之名之曰之昺謂且食貴也王子以茂才應省辟數舉數不利至病以廢乃更之昺曰欙全而字之曰康生夫王子之所托於欙者何居今夫楩梓豫章至才美也朝睨於匠氏之目而夕入其手鋸之斤之磨削之改以為棟為梁細以為薄櫨宗廇夫木隨之死而又喪去其故名孰與夫欙之終始乎欙也雖然王子材而以疾廢者也非欙比也王子曰不然吾疾固似之吾

體擁尰而不任規磊節多目而不任雕皺瘃搖落而不
任托㢡吾疾固似之且樗惡能全子寧見夫千歲而猶
樗者乎暴風烈霜歲得而侵凌之野火之所延炙樵薪
之所辱而鴟鳶之所狎也吾之所庶幾全者其天耳余
曰王子信以為能全其天乎夫樗無待者也王子猶有
待者也夫有待之天非天也王子曰不然子非我何以
知我之有待我有待而無待者也吾足罷於履而几在
食罷於肉而蔬在吾手厭右而左在體厭坐而臥在朝

一盂夕一爵目足圖史口足吟嘯子之天日往矣而我固自如也余笑曰且也子之天全而何以沾沾余言喜也王子不荅王子少好學從師揗授經義分夜不倦所為文卓犖有氣然不帖帖於師說以故裒然負俊聲諸生間亦卒以是數困詩好開元大歷語書法健利有致晚得鍾太傅受禪碑習之至忘寢食以故於八分尤精其為人温恭長者不立城府至所慕說前輩文誼推轂士大夫有味乎其言之也晚雖以疾廢其自題像畧曰

讀古人書識古人字澹然無營脫屣名利不出戶庭袒褐茹糲為聖人泯如此而已其所居不能具竹木遂編萑葦之又為萑屋述見志時人讀而憐之

論曰南山氏者蓋傳所稱司馬季主流其為人抵掌談說利害得失巧中若符竹而乃近失之於其子何也或曰非也夫鼎範金而為之即一旦顯用以烹飪炮炙曾不若釜鬵之為便歷千百歲而質曰以古文曰以新而賈曰以益重則南山氏所以命名指也今王子雖病强

而讀先秦西京諸家言刻厲古文辭不休此其外托於形而中為實計者昂耶樗耶後必有辨之者矣

余翁傳

余所游燕中六七君子盖有余德甫云而德甫時時言其家大人余翁也德甫為比部郎積三歳勞封翁如德甫官飭冠服而進之一再試輒返之櫝曰以若顯我足爾奈何以而冠服束我比德甫讞浙江獄多所平反歸起居堂下翁顧問所活者幾何末減者幾何具以對翁

徐出櫝中冠服御之為酒勞德甫曰今而後而知所以榮我也德甫副憲八閩以餘奉市海錯織文縻絲為壽翁不懌曰吾不家於官而奈何亟汙我褐寛博賦芋栗吾自有之毋再也德甫自是惴惴遣信候安否外不敢以尺布束脩侑矣德甫滿三載翁獨貽書趣之歸曰明興吾佘鮮顯者即顯若給事公不得及二千石若何狀遽及此可止矣德甫亦自具疏乞休會中有倭警弗敢上而所奏三載最當遷又當封翁忽中蜚語罷歸翁迎

謂德甫曰若三載而不以尺布束修及我顧而槖下垂如振槁然先後稱庶平吏胡恤言也德甫跽謝不能以其官婁封為恨翁笑曰此吾所以趣而歸也吾懼盡福焉且夫德顯之謂顯志養之謂養非世所謂顯養也德甫乃力耕給翁翁怡然甘之十二易寒暑矣始翁受尚書其父訥庵公有聲北地李先生來視學奇翁才超補博士弟子未上邑有訟事其豪謂訥庵公椎易勝也翁挺身出代理訟繫三載卒白之然計所受書業稍稍廢

矣產亦益旁落教授里中諸生自給武昌朱侍郎聞而聘之為塾師翁好禄命家言自謂逾五十當貴也惟侍郎亦謂翁五十當貴也曰師已罷博士業何自貴乎見德甫試而大喜曰是不必期五十師所以貴者此子也止德甫游吾門能揚大人以成若而德甫果第進士翁甫逾五十也自是侍郎名能知人翁之廢書而拮据家難者垂十年教授諸生二十餘年及德甫而顯者又三十年蓋八十二矣而尚無恙為鄉飲賓者二十餘然亦

不數數赴也好賦詩詩不為鉤棘語第取達意而至於德甫詩則始而彈射之弗已既乃激賞且謂文章始弘正間嘉隆之際盛矣何所繇得此六七君子也翁名叙字良倫改字仲倫門人尊而稱之曰北崗先生德甫名曰德

贊曰六七君子之與德甫遊也則以中忌故靡不躓其官者然亦數躓數起而獨德甫至於今未起也余翁以德甫顯亦獨以德甫躓獲老此於天不亦有餘厚哉人

謂翁寛中少忮素供絶醲堂燬於火不幾微見顔竟九歲不問葺也此於道宜壽有後乃王生嘉慕翁事爲之傳其中戚然伏悲矣

王樵雲公傳

樵雲公者王氏諱毓字尹成温之永嘉人嘗埜其父珍矣而不忍去也廬其傍扁曰樵雲而公又好詩多與其社中人唱和社中人亦遂呼之曰樵雲公云而自樵雲公之先世居永嘉之華盖鄉英橋里俱有隱德以壽考

終而俱單傳至公乃遂有七子公少侍其父珍謹甚恒韋鞲而治饔膳既成則衣冠而薦之偶睨竟餐覆器乃退不者屏營不自容亦竟遜乜箸矣間小失父意長跪謝過非强之起不起也而樵雲公善耕以其羡規為子母之息宛轉佐歲恒不乏七子者環瓓瑀珙璩璪瑊公先後為起甲第相望公又好施予以軀赴人之急比隣火數十百家皆燼公指廩而予之俾稱力自取給其它孤寠毋論疎戚以指計衣食視公若庫庾也公一言而

取成者奉以為符節毋爽矣七子之子二十八曰埏垍
墅壯在墐埻境封佳坶坡埒厓基壇壚均壑堪陸墳堦
填坴垣塾垠二十八子之子九十四而始有以詩書之
業起者然猶用子孫顯曰封右通政鉦南雄教授贈大
理少卿鍊訓導錫其人也九十四子之子二百六子而
益顯曰太僕寺丞清左參議澈國子祭酒激鴻臚序班
沛贈太僕丞沛教授洌贈大名推官浥右僉都御史諍
其人也二百六子之子三百五十而顯者曰推官良弼

鴻臚序班良慶鴻臚署丞叔懋按察副使叔果叔杲僉事贈太僕少卿德光禄署丞叔本其人也三百五十子之子四百九十而為鄉進士夀如珪光蘊錦衣千户如壁其穎出且未艾也王氏固彬彬文學忠節政術著矣叔杲奉使者璽書治吳而以間過余曰英橋里蓋多山云其初磊坷不可道灌莽相屬自樵雲公為七第而各以其力自闢數里之内鱗次櫛比矣乃孰非篳路籃縷以啟山林哉即亡論他姓而王醇為其族成大都矣曰

不穀兄弟稱海鳖率宗賦城之幾與郡雄埒

外史氏曰吾聞之崑崙涓涓流耳歷數百千折而泒分灌漑九州之大半抑何神也當樵雲公時而髙皇帝獨身仗一劍以埽制六合周之孫子其麗不億樵雲公煢然隠夫耳即其後亦遂彚發且世世服人主休采稱喬木者何居也造化之培栽有專德固大成大小成小哉

孫義卿傳

孫義卿者諱允方其先青州人也徙於徽之休寧遂為

休寧人而徽俗多狥賈務以貲相高義卿自其兒時固已心非之而父達挾而賈於吳義卿一旦奉管進曰將令書東魯家言耶即書吾徽什一也且大人幸一子柰何棄之賈父達奇其意而許之俾受經博士義卿所受經亡何而業成還爲邑諸生太守行部筴諸生選舉當何條對義卿請復漢孝廉法又宅文奇奇多漢語太守目之曰即生也孝廉其人者而義卿又以文高等入紫陽書院則又好精紫陽學以故多不中俗程困於試晚

得請用儒衣冠歸里始父達遣義卿學而賈中廢家益落然義卿所以共養百方他賈謬謂父過聽義卿久儒不苦落耶父曰吾不知落也最後父病尰漸腐潰義卿躬浣祓以掌承潰液盡晝夜戢足湯藥者三年而父殁骨僅立且欲下從數矣已而歎曰吾尚有母也乃益購求旨脆共養有加月奉諸生米二斛償飱進不足至脫媍飾珥繼之母殁而痛可知也行營壤地將窆下有伏棺人謂從之吉義卿曰是不亦人親哉乃避之避而得

吉壤踰年產芝五色從子珂遘癘甚篤其里人謂癘當傳相率以其室跳義卿不忍日一再往調粥藥且為文禱於社俄而癘良已義卿雖以久困儒故挫產然為德不已嘗僂行聞一嫗哭而聲甚慓恇之曰得無有急乎跡之且欲赴河挽而問其故則子方窘大家責進為傾橐償之竟去不以名告也居恒謂人學非勤不獲德非謹不進身非嚴不端家非恕不和俗非孝不敦人或謂義卿庶幾有之云盖義卿有子能讀其父書且孜孜好

行德也為名之曰光先光先者光其先也我志所繇畢矣迨義卿卒業七十餘而先先猶未第也久之膺貢上春官謁余泣且請曰不肖無以畢先人志矣其在子之言乎其在子之言乎子悲而許之又徵之莫生莫生鮮許可當不妄耳

贊曰莫生又云義卿死其鄉人私謚之曰質孝先生夫處士横議襲國經制上權奪於下余惡敢從哉然至夷考其行仁心為質成身曰孝則實居之矣余故紬其虚

而為之志其實語曰附驥尾立千里光先亦智於孝者哉

張隱君小傳

張隱君有子曰幼于少而多長者之游時時詩寓予齊中也且曰父實賢吾方困為諸生度無可以顯吾父者奈何予則雅已從吴門豪少年慕說隱君者徵其事以幼于指而為之傳君讀書獵大較不好為章句棄之北走燕遴其游閒公子日馳章臺傍揳毯揄袂跕屣陸博

從耳目暢心志衡施舍葢朞年而槖中千金裝行盡乃歸父元平撫之曰兒勞苦休矣君謝就舍已𧁍然心數曰身幸壯奈何不力作而役吾大人奉七尺也繇是治養生大指以精出入時低昂操其贏而已不欲受諸廛市㸌然有天幸往往奇羨甘親之餘斥而治齋室場圃竹木臺沼以第就理居閒蓄古金石刻彝鼎罍洗書畫翫具甚夥客至輒罍之輒觴咏出傳翫之竟日不告劬也即客有緩急謁君者毋不極意去君之急客也先於

已以故里中豪爭趣之家鼋穾者貿責閧者人人自相語何所得張君乎張君來濟矣君故以豪顯第其内行淳至恂然君子也君之母疾病君禱於天刲左股而進之愈又行賈覺心動曰大人得無有恙乎趣騎歸父則已困牀笫間待君而起其所以奉兄姊撫鼻弟怡怡如也葢終其身無幾微忤君所為厚稱長者天性耳其自喜則不斷斷為一切拘檢之行虎丘石湖上方天平諸名勝屐跡恒滿舟而夕屐而朝之不為方歸不為日以意

自師逍遥尚羊者三十餘年凡吳之出新製冠幘衫帢洒削冐脯傳於人即君手也諸少年以伎求髙君竟弗得也君有三子俱穎秀伯仲名能文章家聲隆隆起郡邑守令請從納剌相踵君謝去毋所報客從容言有某事某所可以某守令解也君蹙額曰以吾耄而從兒子輩操卿大夫權乎趣觴觴之即不煩客言其事類如此爽鳩氏曰予不識張隱君何狀也第聞於豪少年者如此友人黄淳父云君名冲字應和其先世鳳陽從金陵

再徙吳為望族或曰張非隱君子也其槩稍類俠然憶是間不有俠隱者魯連侯嬴之流非歟今夫士居平跅弛不為當世用者其所負挾誠大意不欲小用之也然又終其身不能不小見之於乎予之所以傳張君者小矣

弇州四部稿卷八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八十五

八十六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張　塤

謄録監生臣程　澍

云翁先世爲常熟人後割邑之支曰太倉州遂爲太倉人父曰處士公某與故書生陳文璧友善文璧蚤卒媍守志不失然居貧甚有一女處士公憐之以翁贅曰寧棄吾兒毋寧使陳女失所也而翁自少時則已警顓彊記誦稍長善屬文有聲矣尋遘疢疾每屬文疾輒作會文璧嘗師事故陸太宰完屬太宰之江右臬道歸行求得翁大喜曰是不孤爲陳生壻者問何以不業舉子翁用疾對太宰强之學疾輒大作翁乃歎曰將無柰吾數如大人遺體何棄去不顧顧爲詩詩率清雅有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八十五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傳七首

石林夌翁傳

夌石林翁者諱昆字文紹石林其别號也石林翁之二子舉進士有官封矣其鄉人雅尊慕之而不以官稱曰石林翁

致陸公微知翁賢使子姓從之游又延翁家塾誨諸孫翁抗顔嚴規條諸孫毋得挾貴次第受指太宰幸重用事使使語翁吾能官若若何欲翁遜謝曰不佞生善病是不任學焉能任官陸公愈益賢翁顧謂子姓汝曹曰眈眈冠蓋當不愧凌氏子耶久之太宰坐寧藩敗下獄諸門下客相引鳥獸散翁獨變名姓為傳致家屬居閒萬方救解屬事定乃辭歸處士公有四子皆素饒當析翁獨讓不受曰吾既以大人命食陳氏貧奈何溷諸兄

為也翁性寛平多通為鄉黨亭質疑事多悦服去不數
數治生産然有天幸不至乏絶三子伯汝志仲汝棊季
雲翼翁以書授伯季曰若差敏畀吾顧謂仲若代吾外
汝志既踰冠補郡博士弟子試輒居髙等而會郡教授
錢先生寛者故嘗為陽明家言翁命汝志往游焉汝志
與雲翼先後成進士汝志縣宜春令髙第入拜刑科給
事中累遷户科都給事中雲翼縣南京工部郎佐浙江
臬淩遂大顯盛臺部使者有司車騎相望石林翁不色

喜既受封如雲翼官猶時時服故巾屨呼名所善為布衣飲而汝志以廷諍故再受杖雲翼數與倭夷角幾危翁笑談自若第貽書戒之曰吾安得有汝汝國身也努力勿以老人為念汝志與雲翼感泣愈自奮政績為名卿大夫汝志官應天府丞以勞瘁卒翁老且哀思目漸失明久之雲翼遷江西參政還念翁疾欲上書乞歸養翁彊起曰老人行愈矣慎無負上恩雲翼之參政三月而翁竟捐館又兩月陳夫人亦逝陳夫人即文璧女也

汝志為給事中時嘗上文璧媜守節事下御史如例旌異陳夫人少而婉嫕有母風既以勤佐石林翁起家教諸子有內助焉翁美鬚髯渥顏白晳與人交忻忻如也微時嘗有所親厚為州曹掾入視之時黄守廷宣捘捕得翁大怒聲若乳虎左右為辟易既見乃觧問知為翁又業詩因試之詩詩立就守大喜攝衣延坐談竟日出目送之曰此吾老友時又有刁氏奴者稱豪里中翁不為下因起大獄窘翁且株及汝志郡王推與齡州黄守

仁山王倅聘皆名士也前後攝谳翁見輒曰此長者當不為惡又以試汝志文高獄頓解翁既貴戒其家春秋祠三公弗怠也人或以刁氏奴言者翁曰吾非忘之非吾力不及也吾不欲用吾力乘人耳翁他行多類此王生曰凌翁大畧云爾事具見瞿先生景淳誌中始凌翁七十時余以翁故謁大丞相徐文恭公屈指翁事曰此古所謂長者不悖德者也既及陸太宰終始則矍然曰難矣哉吾不能老長安城然覯咢華者數數矣存不

與其榮事不忘其難抑何希濶鮮述也余三復徐公言盖有深意焉嗚呼凌翁誠難哉

羅司勲傳

羅司勲者諱某字德方萬安人也甞一為諸生去之以處士老而其子良成進士貴矣得封為司勲員外郎於是人人稱司勲公云盖司勲公少而頴異善屬文其大王父奇之為擇名傅傅焉有以繪鷹乞詩者公從旁援筆為二韻語大王父益奇之曰是兒千里駒也公以明

經補諸生有聲矣而會大王父與公儒隱公先後歿公拔起總家政能忍詬節嗜時用知物所以扞内外齮齕甚豫羅氏日益拓而稍怠於儒一日忽不樂曰甚愧大王父言吾冒首而褐博何以見二父地下間伺良敏曰駒老且駑而强飼之奚所致千里也迺不若飼吾汗血已為授良博士業三禮甫十餘歲業成萬安盧令以上學使者今師相徐公試而甚賢之謂盧曰去試地萬安遠矣誰與良偕來曰其父故諸生棊也徐公曰促召而

來欲屬以良公自念故諸生不足以辱使者鈞禮不鈞禮即不足以辱往逡廵請異日徐公待之久曰已之是不欲藉其子知也公自是罷家政一切不問而所以責課良靡間日里中少年戲公甫田穰穰舍而鈞竒以俟後時可兾乎公謝曰非敢必有功也庶幾士之子恒為士耳良果成進士釋褐大名推官公曰處子而遽毋乎姑與偕一日良自外歸有慘色公問何為者良跽曰南樂有得遺馬者邑胥窺攝令苛也而指其讐曰非遺馬

盜馬也受金而縱盜者二人知而挾分受金者二人知而匿弗以告者三人攝令快是也獄成而按察以授我則奈何攝令之故為僚也公憮然曰僚重民乎色怍之孰與瘝痌也良悟而出七人罪按察業無以難也當良之以最超為吏部郎計復欲奉公行公笑曰吏部蹴踖杜門欒乎若中介而諳百氏實勝我吾去若歸矣公里居而稱鄉人者無下數百千度有爭從公取質不復問有司也人人為曲解亡論滿者即所絀亦曉然揖謝矣

始公諸父三人季與父俱早逝而存者仄分其遺産行盡公獨讓取其棄曰二父幸饒毋以故失歡也二父內愧亦稍為讓也伯兄之遺孤文衡甫二歲公撫之如良為授室矣而傲數迕公尋卒公致其槖於丘嫂而損貲為調棺斂喪葬乃遺書良曰兒謂我處文衡母子奚若良泣報曰大人不難厚文衡難乎厚迕者耳公娶於今太子少保朱公之姊有女德公治家時嗃嗃也朱安人詭自言曰吾女而不敢重以聲加人盖有制也迨為人

毋若主輕視笞箠矣夫制人之與制於人孰便哉然而德日益損則又曰出吾之怒所之而猶以為未快也孰與受吾怒者之畏吾快也公大悟自是家庭烝烝諧矣

公卒年六十三而朱安人先公二十四年卒

外史氏曰余獲習叅政恂恂敦文君子人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所治銓推轂天下賢士長者十居其七矣語有之木有根而水有源乃又曰芝無根醴無源孰信然哉非耶然觀司勲公隱行急於脤宗不私其有仁心為質

以德報怨所植培漸摩者深矣

龔孺人小傳

世貞曰余伯父都事公云龔孺人十七歸都事公是時先大父司馬公鰥也而又宦游踰歲乃始取陳淑人陳淑人少長孺人一歲後孺人來而稱姑也孺人恂恂不以先故廢婦禮都事公多内寵而始難孺人寡專夕之御孺人第令别室居以歲時禮見懽然而已不復跡都事公所之都事公恒衣冠而揖孺人問訊亡恙已對坐

茗語移刻乃罷竟孺人身不欲以褻見都事公孺人質明盥櫛坐寢堂男女大小數千指旅見各報所業孺人摘其尤惰者與扑而勤者為勞苦手治巵酒調瀡瀡飲之既退其飲者忻忻動顏色相勉亡負其見扑者望而自質責曰奈何不與主人姥力作而欲一巵酒得乎即孺人所任使亡弗稱材陸字畜牸蹄角以百計水孳魚鼈以石計圃人治果蓏芥蔬以頃計諸水陸之餼計口程其羨時嬴縮而息之醯醬鹽豉不食新者手植之木

可梓而漆寸石屑瓦必任毋廢以故孺人坐起不離寢而子母之利歸焉都事公非有游閑公子之積與名而好施予服食朁御無下素封其業雖不復有所益於舊而賴孺人節縮扶之不大旁落都事公之外藏春不及秋熟也而內藏可竟數歲然孺人老漸厭罷家政日誦讀佛書入益寡而子姓間以私耗其藏益單始女婢列侍孺人惴惴重足立相戒亡敢出聲以嚴孺人故而最後稍稍狎不校也曰吾嚮者烏得不嚴今老矣吾且聽

吾子孫耳孺人避夷難而出就城中寓舍屬疾卒有二子長者為詹事主簿自免次翰林諸生於乎孺人稱於女德者此耳詩所詠即葛藟脩治服蘋蘩修祀事耳江汜之媵僅感後悔關雎之德止於不淫此豈必奇操偉業加丈夫哉孺人稱於女德者此耳足矣

徐母許太夫人傳

汝寧君之母許太夫人卒則已徵濟南生志其葬汝寧君意未已泣而曰傷哉貧也竟無以饒慰太夫人矣謂不

穀也者廉是不穀以太夫人食廉也謂不穀宜出是不穀出而弃太夫人也謂不穀毋宜出是以毋出全不穀而奪太夫人意也天乎傷哉貧也君子聞而悲之盖太夫人故少慧其父母絶憐愛其女為偃蹇丈夫子至笄始得承德公承德公業已三十餘廢著而就贅許諸為贅者嚴事其舅事毋所問諸贅婦亦多操内權太夫人即不欲操内權曰吾敢挾吾家而驕所天哉承德公雖以授書佐生然時時苦不繼而又中任俠好客客至則

毋問蚕暮責醇鮮室中太夫人顧績紡為粥茸好恭進之不令承德公知所繇來也太夫人雅善繪繪事妙絕吳興人以為管夫人復出爭購之太夫人時不憚撫圖歎曰此我公所從取給者不爾吾且瘁吾筆矣汝寧君為兒時承德公昵不欲就外傅太夫人顧課督不少貸口授書機杼中篝燈熒熒至丙夜矣承德公歸自酒所笑謂太夫人若代吾為家又代吾為兒父吾又何慮哉汝寧君舉進士至比部郎承德公客日益進顧其於貧自

如太夫人愈益勤拮据業生曰公終始困我耳兒幸貴奈何以父客累兒汝寧君之讞獄江南及一再守汀州汝寧有聲最後奉太夫人從之汝寧居數月太夫人私喜語阿媜若曹沾沾妄謂二千石重即肥毳共老人外愧不能逮若然庶幾稱吾兒哉汝寧君坐飛語以比部謫告太夫人徐曰吾嚮者固疑之若好從文士輕薄王生輩遊宜其及也若毋負守且休矣汝寧君歸里居可二載念太夫人老不欲出太夫人固彊之曰天子下尺

一不旋踵奸逆如埽賢者秉國是為羣俊先此豈若高
卧日耶若居不能効洒削漿胃之技給我乃又不能走
國門白見究狀以升斗之禄禄我何足明臣子哉汝寧
君次且久之不獲已且意太夫人健善飯迺别之選部
大臣念汝寧君賢亡害六日為補長蘆判運兩月遷貳
瑞州而太夫人已前卒於家矣太夫人卒之踰月汝寧
君扶服歸以書抵王生如初語又兩月而王生始克為
之傳承德公者諱某以汝寧君比部封稱其秩汝寧君

名中行以文行顯

贊曰以汝寧君之志養即不逮終無甚損何至乃自抑斥如趙苞溫嶠哉其區區欲用閫第之德借金石毋朽其逝者志則可憫矣語曰蠅附驥日千里然則世之淑節懿範施於家室泯沒何可勝數哉何可勝數哉

周愍媪傳

吾王氏姊媪之卒也葬而王太史錫爵銘之矣其嗣子鳳孫泣而以銘來也曰舅氏為傳之或曰媪而銘又何

傳也曰傷之也何傷乎曰傷其志也則為傳之而號之
愍曰胡愍也曰愍媪之不易為節也媪故都事公女也
其大父曰司馬公故俱貴也笄而歸太學生允元其父
僉事公故又貴也允元為貴人子白晳美少年博達强
記妙能文辭風華蔚然媪不以色進婾相得也媪不待
允元强而憂其無子以二媵薦曰庶其宜子乎吾猶子
也已允元竟弗子而卒猶未逮强也媪欲絕下從者數
矣而弗忍也曰僉事公老安敢以重貽其憂蚤莫治旨

醴無倦也退而撫其所抱即鳳孫泣曰吾所不一日而餘吾息者以汝也五鼓起手洴澼先諸獲機軋軋非暮弗已曰吾不可當吾身而損亡者業也間謂其二媵曰吾寡死固當若少柰何任而往二媵感且哭曰死不令媪獨而見夫子也媪亦哭竟相守也鳳孫業已長亦能文辭媪沾沾動色曰庶幾哉吾可措手地下矣乃鳳孫屢薦於有司不獲售而里中豪數起大徭困之則數徙數廢著家煢然窶也媪日䵝邑不自懌然益日拮据治

生不以窶故輟供鳳孫讀也媼年六十五而死其為嫠過三十年故未嘗獲須臾適也其所間關百折而不易念以撫其六尺區區殉周氏一抔土即古孤貞之士何異焉其志寧無可愍也彼夫世之所謂嫠者垂瑜珥擁保姆財為之衞而子為之天而比於節何如也余故曰愍媼之不易為節也作周愍媼傳

嚴節婦諸傳

嚴節婦諸者笄而歸太學生起貞以婦道聞亡何起貞

坳諸痛欲絶曰天乎吾不忍于逝者則又撫其孤潤泣曰吾舍吾而從逝者則舍存者舍存者毋以慰逝者自是不葷血食三載骨弗克立乃稍稍食曰孤幸長矣而尚未壯也居久之曰孤幸壯矣可教矣即外塾寘師命潤就正焉未辨色而起臧獲以次受署役則潤先之之塾色且不辨臧獲以次報署則潤後之從塾還課業與抶惰均矣故潤立而莊事諸猶孺子也臧獲人人惴恐不敢愛其力息産與素封等居久之倭亂作焚剽其廬

諸挾潤間行獲入郡而閭右俠女諸而少潤者伺郄謀矯虔其產諸畬謂潤所不直而曺有如日畫筴授之使次第白之官其小者聽鄉三老咸立直閭右俠竊相伏曰非獨毋敢少潤也諸亦禀禀文夫者矣會今年壬申諸業五十潤已補太學上舍而天子方下公卿有司脩節俠孝行之事格當旌

王先生曰余始讀秦皇帝禮巴寡婦清事而卑秦風之不逮貧也乃至如公父文伯母所稱則沃土之為善難

於瘠矣夫秦風奚咎也節婦少而嫠遂稱人母處困能拓居沃思節卒以其子與家亨焉夫豈獨其志行殊哉吳與崑山之交水溥賨限土豐而少稜角其風靡靡庶幾哉節婦有以砥礪之矣

王烈婦傳

王子曰嗟乎死豈易言哉士固能談說道理覶利害夫覶利害則何能以死能談說道理則何以不死今夫疆埸之劇白刃發而立殊此則為勝心死也兩壯用激杯

酒變而戈矛此則為㦧心死也彼其於死未暇計也嫡人女子非有談説之素一旦殉志捐脰此其難於士君子倍蓰然或有迫而未暇計者乃若從容回翔失死必遂識不由教志不由暱豈不卓卓尤茂哉盖余讀王烈婦狀而悲之烈嫡者劉女也而婦於王是時王生甫十六烈婦少於生三歳然已婉嫕有志操善女紅先諸獲機杼閒井井也於是王生之父少叅公為滋陽令以母李往而生獨依其伯父母居用經術補邑弟子有聲當

是時王生少年美姿貌負才氣芥視一第而小不讐即發憤下帷不勝飆故得疾寖甚烈婦處一室不敢以色見也迺又不敢弗見晨昏進湯藥愀瘁廢貌矣夜輒跪而祝曰天乎庶得以身代王生而生竟卒也生疾可歲餘日進一粥則烈婦亦進一粥生不食則亦不食也當生卒時家衆環哭顧獨不見烈婦乃扃室户縊矣排闥而入救不死頃之則又縊復救不死顧謂其伯母姑郭吾死決矣慎毋令外人手吾尸也其至明旦復縊偶係

脱墜地蘇烈婦哭曰奈何束我而不使我與夫偕乎天哉家衆乃益晝夜嚴視烈媍烈媍陽若為不死者而密製斂服費飭又剪一皮金為一香字以示侍女曰此所以志也吾骨亦若是耳又二十餘日而晨奠王生慟哭有異風起靈輀者再烈婦歸怵其侍女曰為我而風乎毋忤我風立觸汝矣及夕顧侍女具食於廚復扃户自縊乃絶其母兄解之則異風復欻起者再踰三日而斂色如生王生諱錫第

贊曰烈婦死僅十七耳即所稱非有談說之素至性篤發乃見天則精誠之極金石為貫雖然夫豈弁髦生趣也哉彼所云云誠有以用其死也蓋余有事郢都而烈媍之舅參議公以給事著直節出守部郢得烈媍死義狀甚詳故為傳之上太史以風夫稱男子者

補史傳四首

補蔡子英巴延子中列傳

蔡子英永寧人元末嘗舉進士由選人需次還里而是

時庫庫丞相兵畧定河南開府辟子英參軍事累薦遷
行省叅政猶不離丞相幕元數兵與明角不利則從之
定西復敗於定西與丞相相失單騎跳關中轉入南山
明使使徼捕得子英傳詣京師渡江一夕亡去變姓名
關中為人傭舂久之復見跡械過湯將軍欲以兵威懾
子英長揖不拜湯將軍怒抑使膝坐不肯火燎其鬚且
盡卒謾罵自如子英有妻流來洛陽道欲見子英子英
謬曰吾故鰥耳即無鰥而使有妻不相愧見耶已遂至

京師高皇帝令置外舍沐欲官之子英退而因舍人上書其畧曰皇帝恢廓宏度曲宥亡國之臣不自死慚負皇帝往者軍敗見俘漏命刃下荆棘之息延及七載重勞吏卒搜捕自外大化復忤貴臣萬分不足以辱膏斧皇帝不即下司敗使得以衣冠待罪外傳頃丕賜新授骨封肉上恩德死且不朽臣有痼疾迷於心志藥石匪解竊謬惟少本書生奮志行伍過辱北帥知薦仕底七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進不能效尺寸陪國家之論退不

能畢命枹鼓以愧封圍之臣一遘板蕩靦顔失節皇帝

既丕昭武功踐華苞宇窮髮臣嚮堅甲利兵宿積陳廪

猶以為歉於志下有司飭學校褒子死節風示後世豈

以耆俊盈列侍臣為多令亡命俘纍玷維新之化哉皇

帝幸哀憐臣毋血槀街而以投瘴海禦魑魅無人之境

臣若茹薺書上高帝益異之陰戒舍人謹事子英亡恙

以旦夕聞起居毋令天下謂吾有殺義士名一夜子英

大哭不止舍人問之曰吾自念故主耳乃具狀聞上歎

曰吾何若一蔡子英彼喋喋泉下訾我哉縱出塞追故元主於和林

逸史氏曰語云君行命臣行志豈不以天子之威極於僇身止矣勝國諸大夫委徇鈇鉞然未有併其身全之者夫節士所守不見奪人聖主所風不奪人守則高皇帝之謂哉

巴延子中者其先為西域人嘗從宦遊江西家焉而子中少好學業成五舉有司薦不第行省辟授西湖書院

山長遷建寧路教授授諸生經子中固以文起教授而慷慨談兵饒技畧而會江西盜起行省馳拜子中都事使扞治贛州子中從諸生趣贛贛已破為漢子中倉卒募吏民與漢兵鬭城下不勝吏民死子中獨身縋間道走閩而閩帥陳友定方聚兵欲以守報元固熟子中名辟之授行省員外郎子中出奇計以友定兵復建昌因浮海抵大都獻捷遷行省郎中再進吏部侍郎持節發廣西何真兵使救閩至則明廖將軍已破降何真子中

跳墮馬折一足不死致軍廖將軍欲脅降子中不屈義而釋子中遂變姓名冠黄冠游行江湖間元之故臣義人哀憐之為傳致食而明皇帝數徵求子中不得則錄取妻子没掖廷矣子中竟自匿不顧曰吾元臣死元固分何妻子言哉出購鴆自隨曰此以志也會事稍稍解子中乃遁還里中而上令郡國臚舉故元者碩令不應者坐大辟論布政使沈立伺子中歸狀密言之上使使持詔以幣聘子中使者至子中嗜大泣曰死晚矣乃以

詔汚我歌七章祭祖父師友仰樂死
逸史氏曰嗟夫介哉巳延子中也其間關險阻蹢而愈
振何與廬陵信公異焉天下盡屬明分已定久子中亦
幾無日哉處死矣詔至乃引從容仰鴆竟示不臣忠之
時也而諸薦紳先生薄元人謂亡所當徇於乎元不得
君臣哉

補陳友定庫庫特穆爾列傳

元亡其大臣伏節死者亡何福壽大夫矣而余闕李黼

輦則咸捐身而徇守海內稱焉是時高皇帝兵甫下金陵不銜反刃致旌大夫豈非風勵勞來之微哉屬天下垂定而所使使圯招察罕父子南諭陳友定咸被扞僇察罕歿庫庫隨振帝所蚤莫不得高枕始赫然因兵威誅之然不得以寸削加庫庫友定則被執死耳竟不得辱身而易志彼二三君子者起農賈奪所業而兵非有父兄服休之素也從市人子弟約束爲合非有吏士之守也竿旗而耰及非有武庫之利也一旦委質雲蒸龍變

中原之墟去元而復為者十有餘歲閩粵中立兵革之間越山海而委輸彼其反掌瞠視為陳張所為豈不易易哉庫庫躓立間闗百折而北趨友定驅妻子駢首東市乃其喻于節明矣元史不為友定立傳傳察罕亡及庫庫吾故為二臣傳

陳友定字安國世為福清人少徙汀之清流遂家焉友定始業農其為人勇沈喜游俠擊斷不復問家人有無要以借軀徇急行其志而已衆憚服之又樂也爭顧為

役至正壬辰盜起海上勢且及汀而汀判蔡公安慕吏士乗城守友定以鄉里弟子見綏頗談軍事公安竒之授黄土寨廵檢從討延建邵諸山寨賊平之遷清流簿尋為清流令己亥陳友諒遣其將康泰取邵武鄧克明冦汀州友定以總管禦之戰於黄土盡獲其部衆克明獨身跳去遷行省叅政辛丑克明復來冦逆戰敗之遂開省于汀州遷左丞甲辰繼開省延平遷行省平章政事悉有閩中八郡地勝兵數萬人方國珍等來冦敗其

師胡深既降明為明攻友定逆戰於錦江大破執殺深

閩所使大都道絶友定即歳時多遣貢船繇海道取登

萊約以十達三四元主嘉之下優詔慰稱友定戊申明

皇帝遣將軍胡廷美取我建寧亡何將軍湯和以大兵

逼延平兵垂發齎書諭降友定大會諸將殺使者取血

寘酒中盟諸將慷慨飲之誓以死報元亡何明兵至夾

水而陳友定前戰不利歸謂諸將敵千里遠闘氣鋭慎

毋戰戰徒多殺吏士爾吾墉山而塹壂蓄犀器飽士馬

持久困之伺間以動衆曰善遂乗城守勒吏士日夜擊刁斗被甲偶立不得更番休息怨甚而友定更疑蕭院判劉守仁有二志奪其兵守仁降士卒多踰城走者圍十日會軍器局火礮聲發明兵疑有内應急擊破之友定知事已迫乃與樞密副使謝英輔參政文殊哈雅訣曰公等善為計吾自死元爾坐省堂按劎仰藥飲盡英輔與達嚕噶齊白哈瑪爾具服北嚮拜自經死文殊哈雅等開門降兵入輿友定出門俄值大雷雨復蘇其子海

自將樂來就死并執送京師皇帝面賜詰曰元已亡若為誰守殺我胡將軍又不內使者今何憊也友定恚曰已矣亡多談安能加死我乎遂併其子棄市

庫庫特穆爾者潁州沈丘人也別名王保保少育於舅察罕特穆爾遂子焉察罕故元別部後沉勇而好義善騎射至正間盜四起山東詔發諸道兵討之不利察罕與羅山民李思齊結鄉里豪傑前擊賊累敗之詔加察罕汝寧府達嚕噶齊別將無所屬部下且數萬人轉戰

至關中勢大振而盜李武崔德陷七盤藍田進攻商州察罕以兵來援大敗之進陜西行省右丞丁酉敗賊於鞏寧路又大敗賊於壺關冬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入興元遂入鳳翔察罕擊破之復二郡賊迫入蜀戊戌而復涇州平凉移兵守鞏昌别部賽音齊復晉寧走王士誠遣闗保擊賊於髙平大敗之斬獲萬餘級懐慶路總管周全叛降劉福通敗我師於盌子城殺拜特穆爾遂圍洛陽察罕登城責之乃退詔進行省平章政事得便宜

進止已亥大發諸道兵討劉福通圍汴梁三月下之福通挾其主走安豐庚子詔平章博囉特穆爾守兾寧博囉遣巴拜等間道趨兾寧守者不納遂以兵圍城察罕救之敗其兵自是與博囉惡相攻辛丑詔和解之各還鎮夏遣庫庫饋粮二十萬碩於京尋悉發兵鐵騎凡數十萬討山東賊下井陘出邯鄲過磁相衛懷度白馬水陸進秋七月平東昌進平冠州遣庫庫會和哩木齊闞保等兵由河東造浮橋濟賊二萬人來奪擊却之圍東平

田豐出戰大敗遂降遣為前導降棣州俞寶東昌王士
誠楊誠併其兵攻益都壬寅夏白氣起危宿掃太微垣
占失良將益都被圍十餘月且下而豐士誠者陰通賊
誘察罕至營勞軍刺殺之叛入城事聞贈察罕忠襄王
謚獻武有司為立廟歲時祀弗絶而以庫庫特穆爾中
書平章政事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代將兵庫庫既
已將大痛憤享士日夜督攻城拔之獲田豐王士誠剖
其心祭察罕墓送賊率陳猱頭等二百人於大都齊地

平癸卯博囉將珠展據陝西遣摩該合李思齊兵攻之珠展降博囉復來掠冀寧庫庫自逆戰逐北獲其將烏瑪喇殷興祖甲辰博囉犯闕逐皇太子走庫庫遣關保等十餘萬騎討之取大同而博囉者為其下所殺詔封河南王總制關陝晉冀山東迤南諸郡諸王各受馬南討先是博囉死皇太子還京欲遂因庫庫兵威挾廢上自立庫庫微知其意至京可二十里外勑吏士散就州邑食而獨身從太子朝太子以是陰恨之而李思齊張

良弼者故察罕行也耻為下舉兵攻庫庫部將關保珠展摩該亦詗知太子恨狀輒叛以應制詔削庫庫削其官李思齊等就討之得分其地非天子意也然庫庫持臣節不敢抗摩該等前攻真定不克退而會明大軍逼河南思齊良弼各散走亡何摩該關保攻晉寧庫庫與戰覆其軍擒二將以聞詔誅之加庫庫太傅中書右丞相徵其兵勤王戊申明大將軍徐達常遇春逼大都元主走應昌庫庫自太原悉兵來救其前萬騎壓明兵而

陣甚銳達與遇春合策夜掩襲庫庫倉卒得驏馬帳後走出塞盡喪其精兵十萬人馬四萬匹山西地歸於明己酉尋收兵掠定西與大將軍達遇夜卒萬騎掩左丞胡德濟營衆擾亂達自救之乃定次日力戰至晡庫庫大潰死及降者八萬人馬駝牛羊數十萬庫庫以數千騎走和林見元少主任以國柄久之大將軍復出塞庫庫悉騎卒死鬬大將軍敗歸又數年乃卒明皇帝有江東時屢遣使者遺書幣甚恭至輒留不答後招之亦不

復顧明皇帝以是心敬庫庫一日宴謂羣將士曰諸君度誰為男子者曰常國公所將卒不過萬人而横行無留陣庶耳明皇帝曰是過春耶不然吾得而臣之吾竟無以臣王保保其人男子也竟冊其妹為秦王妃也

外史曰當察罕之圍汴而走劉福通江東僅有濠耳博囉訌而察罕内顧是博囉代為江東間也其破益都而如山之鐵騎壓江東立靡矣田豐王士誠之刺行而庫庫悉力而僅勝是二人代為江東間也夫既以誅博囉

靖內難而江東之舉友諒滅九四而庫庫之力小弱矣太子乃以欲速之私憾而分其將盖退削者踰歲雖幸而稍振而十不能支江東一矣是太子又自為間也嗚呼以一江東之微而養之使彊皆元為之非元為之天為之哉

弇州四部稿卷八十五